



# 一代 軍師

第貳部

The great  
military counsellor  
of that era

随波逐流

著

在官场，权势相争，惊心动魄；于处事，过人智谋，化险为夷。  
千万点击，百万荐诵，不可不读！  
江南奇女子，洋洋书写百万言，龙图霸业，跃然纸上。  
四册蝉联，大制作凸显大智慧，好评如潮，最新上市！

# 一代军师



随波逐流 著



第貳部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代军师. 第2部 / 随波逐流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-7-5391-4055-1

I. 一… II. 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5604号

## 一代军师 第贰部 随波逐流/著

---

策 划 张 秋 林

责任编辑 孙淑慧 林 云 杨 华

特约编辑 朱 子 残 枫

绘图作者 赵 佳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 秋 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320千字

印 张 15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055-1

定 价 25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)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I

第一章 杀人灭口	-----001
第二章 暗波汹涌	-----009
第三章 花言巧语	-----016
第四章 如烟往事	-----026
第五章 安排金饵	-----034
第六章 东海来客	-----041
第七章 举重若轻	-----049
第八章 宗师莅临	-----056
第九章 失德惊天	-----063
第十章 心狠手辣	-----070
第十一章 魔宗之秘	-----078
第十二章 最终决裂	-----086
第十三章 隐星宗主	-----093
第十四章 长安血夜	-----101
第十五章 王者神威	-----109
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	-----117
第十七章 各有心思	-----125
第十八章 雍帝回銮	-----133
第十九章 公主密谏	-----141
第二十章 恶孽重重	-----148
第二十一章 局势突变	-----156



# Contents 目录

## 第貳部

# II

第二十二章 凤仪之谋	-----164
第二十三章 孰不可忍	-----172
第二十四章 万事俱备	-----180
第二十五章 顿失先机	-----188
第二十六章 猎宫突围	-----196
第二十七章 血溅行宫	-----206
第二十八章 含香惊魂	-----214
第二十九章 明暗信使	-----222
第三十章 搬兵勤王	-----230
第三十一章 齐王手段	-----237
第三十二章 邪影罗刹	-----245
第三十三章 惊天逆转	-----253
第三十四章 晓霜鏖战	-----261
第三十五章 情深似海	-----269
第三十六章 以退为进	-----277
第三十七章 以血赎愆	-----285
第三十八章 此恨绵绵	-----293
第三十九章 余波未歇	-----304
第四十章 恩深怨消	-----312
第四十一章 春梦无痕	-----320
第四十二章 清风明月	-----330

# III

第四十三章 烈焰红妆	-----339
第四十四章 闲话秘史	-----347
第四十五章 龙飞在天	-----355
第四十六章 初到滨州	-----363
第四十七章 同舟共渡	-----372
第四十八章 生死无恨	-----380
第四十九章 兄弟相见	-----388
第五十章 南闽越氏	-----396
第五十一章 花烛惨变	-----405
第五十二章 东海波平	-----415
第五十三章 静海之会	-----425
第五十四章 有子足矣	-----434
第五十五章 出卖爱子	-----442
第五十六章 心腹之患	-----451
第五十七章 水深火热	-----458
第五十八章 我心依依	-----467



雍王府寒园之中，我披着锦袍坐在凉亭当中，园中春花已谢，树木郁郁葱葱，精致秀雅，我今日清早起来赏玩朝阳，小顺子担心我受寒，还是坚持让我披了锦袍。

小顺子见我缄默，四下的侍卫也已经被打发走，便走近我身旁，淡淡道：“公子还是为了雍王殿下所说之事烦心么？”

我轻轻一叹，道：“小顺子，你说，长乐公主真的对我有意思，为什么我从没有感觉？”

小顺子轻笑道：“公子你从未和年轻女子接近，每日不是看书就是赏玩风景，你和夫人之间也是夫人先对你表白。公主殿下性情端庄贞静，从来没有表白心意，也难怪公子不知，我看公主对您有意是肯定的。南楚之事我想公主已经知道了一些端倪，可却没有说给别人知道，再说若非公主的



半枝玄参，公子也早就性命不保。不过公主大概也和您有同样的心思，所以才从来不肯表白心意。公子你对公主不是也颇有不同么，这些小顺子可都点点滴滴看在眼里。”

我看了小顺子一眼，道：“你是责我为声名所累，不肯接受公主的情意么？”

小顺子默默不语，显然是默认了。我叹息道：“我江哲岂是爱惜声名之人？只是有些事绝对不可以做，我上次回答秦青的责问没有一句假话，我和公主名分有别，可是我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拒绝这桩婚事，若是我真的情有独钟，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。可是你应该知道，公主没有说过一句要嫁给我的话，这说明公主就算对我有意，她绝对不愿违背礼法，既然如此我怎能顺着雍王的意思求婚？这样一来便坏了公主声名，我不想公主青史之上留下污名。再说，我和公主仅有数面之缘，怎知公主是不是真心爱我这个人？”

小顺子低声道：“公子说得是，是奴才误会了。”

我淡淡道：“这些还是我从私情来说。若是从公事上来说，我一个南楚降臣，凭什么求娶公主？恐怕就是雍帝当面答应，转眼就派人赐死来了，雍帝虽然是任凭公主选择，可是他心中恐怕只想公主嫁给大雍的俊杰吧。而且我若此时做出这种事情，只怕连累雍王，我岂不是以私害公之人？再说，我的身体你还不清楚么？若是有什么不幸，你让公主情何以堪。”

小顺子没有做声，半晌才道：“奴才只是希望公子不会终身孤独。”

我微微一笑道：“等保着雍王登基，报了杀妻之仇，我就把一切都放下来。到时候我若身体好转，就娶一个贤淑女子为妻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小顺子笑道：“那当然是好的，奴才等着您娶主母，然后添个小主人呢。”

我松了一口气，倒在椅子上道：“雍王这几日应该也想通了，所以不会来逼我。对了，外面的情况如何？”

小顺子神色古怪地道：“公子是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先听坏消息吧。”



小顺子道：“这个坏消息就是京城出了一件大事，如今人人都去看热闹，却没有留意太子的举动了。”

我眉头微蹙道：“是什么大事，让朝野都转移了注意力呢？”

小顺子道：“这件事情原本是件江湖事，公子知道关中联吧？”

我道：“记得，联主沙青元，其女沙芷菁乃是凤仪门弟子，是长安最大的帮派。”

小顺子道：“说起来，公子和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前些日子沙芷菁到咸阳探望外祖母，却被人给杀了，据说死得很凄惨，关中联和凤仪门都是全力缉凶，而凶手连连造成惨案，咸阳一带这十几天又死了不少闺中女子，而凶手已经露了形迹。”

我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凭着凤仪门和关中联的势力，应该很快就将这个人抓住处死吧？”

小顺子摇头道：“原本凤仪门因为主力未到，这个人在咸阳一带肆虐无忌，如今凤仪门人手到了，这人却已经逃之夭夭。”

我皱眉道：“这件事又怎会引起朝中群臣的注意呢？”

小顺子苦笑道：“死去的女子都有被采补的迹象，所以江湖中人怀疑魔宗的人重入中原，当年魔门宗主京无极败走大漠时，魔门弟子也随之而去，就是没有离去的也都隐姓埋名。魔门其中一支‘怜香堂’就是最擅长采补的，若是魔宗重现，说明京无极可能会重入中原，如今他已经是北汉国师，他的复出可能象征着北汉即将大举进攻，若真如此，朝中文武怎能不关心此事？所以现在没有人还记得锦绣盟的事情了。”

我下意识地摇着折扇，问道：“你的看法如何？”

小顺子道：“我不认为魔门弟子留在中原有什么奇怪，若是没有我才觉得奇怪呢。而且魔门的人行踪隐秘，这些年虽然不时传出有他们的行踪，可都是捕风捉影，所以我觉得凤仪门有可能借题发挥，引开众人注意力。”

我冷冷一笑道：“魔门的势力已经依附了北汉，京无极要想和梵惠瑶比个胜负，想要凭着武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恐怕这天下一统才是他们胜负



的关键。太子一出事情，魔门就出现了，还真是会赶时间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凑凑热闹，小顺子，你知道现在户部尚书梁谨潜在做什么？”

小顺子道：“他现在戴罪立功，仍然在职，但是雍王殿下的情报上说，太子正在安排接收他的势力，梁谨潜已经被软禁了。”

我微微一笑道：“霍纪城的事情寒无计办妥了么？”

小顺子笑道：“这正是我要告诉公子的好消息。霍纪城已经消失，我们留下一具假尸体，更显得欲盖弥彰，如今凤仪门和太子还在到处追杀他，可惜却不见他踪影，秘营已经送来了霍纪城的信物。”

我站起身道：“那么你去办一件事情，去杀了梁谨潜，不用动手，用鸩杀，这样一来，你说大家会怎么想？”

小顺子神色古怪地道：“自然是太子杀人灭口了，公子此计真是歹毒。”

我笑道：“这正是我的打算。我还有事情交给你，霍纪城虽然身死，可是他却会活在他人心中。这也是我报答他让我得了百万金银的恩惠吧，你可不能辱了他的声名啊。”

小顺子忍着笑道：“公子放心，我定要让霍纪城成为太子的梦魇。”

我嘱咐道：“小心些，你若是被揭穿身份，我可就糟了。”

小顺子正色道：“放心，打不过就跑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逮到的。”

我还是有些担心，不过想到小顺子精明能干，才智不在我之下，才勉强放下心来，正要再嘱咐几句，就是小顺子笑我啰嗦也认了，却听到远处的脚步声。我只听声音便是雍王来了，他应该是来致歉的。我挥手让小顺子退下，等着雍王前来。可是雍王面上却带着一种难言的哀伤，我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殿下为何这样难过？”李贽苦涩地道：“今日皇妹执意离宫，到无生庵清修，父皇和长孙贵妃劝阻不住只得应允，只是不许她剃度出家。”我心中一震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片刻之后，我淡淡道：“殿下，姻缘不可强求，公主一心求佛，或许那才是她可以平安喜乐之处吧。”

李贽微微叹息了一下，道：“不说了，只要皇妹不剃度，将来总有转圜余地的。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秦青和靖江公主的婚事，太让我失望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殿下不用忧虑，惟今之际，还请殿下多多优礼秦家，否则他们投入了太子一方，才是不妙。我想秦大将军不会这么不智的，秦家还有几位小公子呢。”

李贽眼睛一亮，没有说话，我知道这些事情他比我更清楚该如何做。这时，我看见荆迟偷偷摸摸的身影，想必是昨夜溜出去的吧，谁让寒园把他拘束坏了，我原想装作没看到他，转念一想，道：“荆将军，还不过来拜见殿下？”

荆迟住了脚步，走了过来，规规矩矩地拜见殿下。我笑道：“殿下想让你作诗一首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荆迟张大了嘴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雍王笑道：“听说你学会作诗，本王很感兴趣，这样吧，本王出个题目，对了，你刚才要去做什么？”

荆迟尴尬地道：“末将昨夜未眠，现在回来想去睡觉。”

李贽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这样吧，你就以睡觉为题吧。”

荆迟想了半天，说了一句道：“佛爷睡得好。”

李贽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道：“这倒是有趣，看来你是去看过大化寺的那尊卧佛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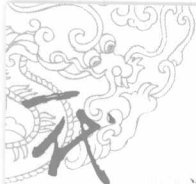
荆迟连忙说道：“是的，昨天末将和长孙将军去了大化寺，因为时间太晚，就没有回来。”

我笑道：“好了，不用解释了，接着作诗吧，你若是作出诗来，我就饶了你，否则我让你抄一天的兵书。”

荆迟连忙道：“有了，一睡百事了。我欲效他睡。”念到这里，怎么也想不到最后一句。

李贽笑道：“这第二句虽然有些像打油诗，勉强还可以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荆迟，你若作不出来，江先生可就输了。”

荆迟脑子立刻晕了，心想若是江先生输了，只怕我今天是别想补眠了，但自己想来想去却是想不出来，只急得满头大汗。李贽微微一笑道：“想不出来就算了，你这个将军，平定天下还可以，作诗恐怕不成的。”



# 一代军师

The great  
military counselor  
of China era

## 第二部

这时荆迟灵机一动，想起江哲每次给自己讲书，其中经常提到靖胡尘、扫狼烟的语句，便说道：“狼烟无人扫。”

我和李贽都愣住了，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要赢雍王，没想到荆迟居然真的写了一首诗出来。

李贽念道：“佛爷睡得好，一睡百事了。我欲效他睡，狼烟无人扫。好好，这最后一句，点石成金，又显英雄本色，本王输得心服口服。”说罢解下玉佩递给我道：“随云能够让荆迟半个多月学会写诗，李贽可是服气了。”

我接过玉佩，微微苦笑，道：“荆迟，这块玉佩是殿下输给我的，我就借花献佛送给你了，若是你作不出诗，输的可是我啊。”

荆迟欢喜地接过玉佩，道：“谢谢先生赏赐。”

我笑着摇摇头，这让我说什么好呢？想不到这个粗鲁的将军，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了，原本想故意输给雍王，将这条防身玉带送给雍王，看来这次是不行了。

永宁坊，户部尚书梁谨潜望着孤灯，心中满是凄惶。他是宦海沉浮多年的老狐狸，如何看不穿阴晴冷暖，自从户部走私案揭发，他就明白了前因后果，什么崔央奉命稽查，根本是奉了太子之命走私，而自己事先被排除在外，事后虽然没有免职，可只要看太子只是忙着接收自己的势力，就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了。他真的很不甘心，很想拿着私自记载的账册去告发太子，但是一想到人家君臣父子之间情谊深厚，就已经心灰意冷。更可怕的是，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为什么太子会想放弃自己的时候，无意中想到了自己的妻弟多日不见，心中一动，查看自己私自记载的账簿，其中自己做下的暗记已经全无踪影。当此之时，他真是如同寒冬腊月一桶冷水泼在身上，身处寒窟，想到自己身死之后，妻室儿女都难以幸免，他真想立刻逃走。

可是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自己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还没有想出办法，凤仪门的刺客已经出现在自己身边，这是一个素衣女子，相貌秀丽，但周身上下带着森然的杀气。望着这个女子抱着自己心爱的幼子，他屈服了，按照她的命令将手上的所有权力交付。如今他已经是无用之人，被太子殿下软

禁在家中，想必过些日子，事情平息之后，自己不是顶上走私军械的罪名明正典刑，全家抄斩，就是削职为民，然后死在路上吧？他真的可以死，这一生他荣华富贵、金钱美色都已经享用过，可自己一死事小，自己的家人又该怎么办呢？不过半个多月，他已经白发如霜。

他正在苦思冥想，突然书房之门轻轻地被推开了，一个黑衣人走了进来。梁谨潜一眼看到，却没有丝毫惊讶，冷冷道：“你是来取我性命的么？老夫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其实那位姑娘一直在后宅，让她杀我不是更方便么？”

那个黑衣人关上门，说道：“你若一死，还要连累家人，你不想反抗么？”

梁谨潜心中一动，这个声音阴柔动听，不像是普通人。他抬起头，看向那人的面孔，那人黑巾蒙面，只露出一双冰寒刺骨的眼睛。

他缓缓道：“老夫何尝不知？可是如今深陷罗网，无力挣扎。”

那人轻轻摘下面纱，露出一张清秀如冰雪的面容，他微笑道：“死有轻于鸿毛，也有重于泰山，你若死在王法之下，不仅连累家人，而且只会让奸人得利；你若肯自尽而死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家人安度余生，他年你的子孙中有争气的，也可得到功名。”

梁谨潜眼中一亮，自尽，若是自己自尽而死，或许那些人就不会为难自己的家人。可是，这又如何可以得到保证呢？他真的不敢相信太子殿下的信誉。他良久才道：“你是太子殿下的人？我若自尽，真的可以让太子放过我的家人？”语气充满了怀疑。

那人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太子的承诺不可保证，可是雍王殿下下的承诺你信不信？”

梁谨潜大惊道：“你是雍王殿下的人？”

那人淡淡道：“雍王殿下知道你为太子做了不少事情，可是如今太子已经准备舍弃你了，你的家人子女更是会成为陪葬。你若肯自尽，你的家人雍王殿下会安排他们去幽州定居，殿下一言九鼎，绝不会欺瞒你的。”

梁谨潜心思百转，终于道：“雍王殿下下的诚意，我信得过，如果老夫早些跟随殿下，也不会有今日的结果。”说罢取出一本墨迹犹新的册子道：“老



# 我 军师

The great  
military counselor  
of that era

## 第貳部

夫曾经记录了一本太子殿下从户部挪用银钱的账本，可是已经被拿走了，这是我这几天凭着记忆写下来的，希望对雍王殿下有用。”

那人接过册子，正色道：“殿下会感谢你的用心。这是鹤顶红，你绝对不会有痛苦的。我知道你希望和家人诀别，可是我不能冒险，所以委屈你了，你若有什么遗言，可以写下来。”

梁谨潜微微一笑，拿起笔写了一封短信，也不封好，就这样递给了那人，然后笑道：“我朝大臣犯了死罪，皇上也常常赐以鹤顶红。雍王殿下果然是心计过人，请转告殿下，臣相信他的承诺。”说罢一饮而尽，顷刻之间，七窍流血而死。

那人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端端正正的两行字：

勿贪钱财而败名，勿爱权势而殒身。

梁谨潜绝笔

武威二十四年甲戌六月初二



大雍武威二十五年乙亥，自户部事发后，朝野无声，平静以待风雨。太宗托病免朝，终日不出。

——《雍史·太宗本纪》

南楚同泰二年乙亥，哲渐病愈，其时朝野虽安，然夺嫡之事蓄势待发，哲为雍王主事，唯以隐忍为要。

——《南楚史·江随云传》

春光融融，和风徐徐，寒园之内，已经是绿树成荫了。自从去年的户部风波，尚书梁谨潜被突然鸩杀之后，局势突然莫名其妙地平稳了下来。雍帝李援连下诏旨，将户部大小官员尽皆去职的去职，降级的降级，罚俸的罚俸，户部清洗之后，新任的户部尚书是三原韩德，他是在户部多年的官吏，



只是没有科举，又没有背景，多年来一直不得志，这次户部清查，只有他那里账目最清楚，所以李援将他越级提升。韩德此人，不偏不倚，心中只有一个皇上，太子也不敢轻慢他，太子虽然又将不少人手安插了进去，可是户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如臂使指了。

去年五月，咸阳出现魔宗弟子的消息闹得天下皆惊，最后那个淫贼被凤仪门抓住，那人自称是不服当年宗主被逐，故而到中原兴风作浪。凤仪门将此人杀死之后，亲自派人送骨灰到北汉，魔门宗主京无极十分冷淡，既未发难，也未致歉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之后，太子每日只是按部就班地理政，雍王除了不放手军事之外，平日只是在王府中潜心读书，既不结交朝臣，也不招揽贤士。唯一的动作就是经常将一些落第书生、贫寒士子送到幽州任官，李援允许幽州自行选官，所以并不干涉，这些人都并非什么旷世奇才，所以太子方面也不愿因此翻脸。两方面都是韬光养晦，所以大雍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平静，可是有心人却都知道，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压抑罢了，太子和雍王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。

姑且不论外面的风风雨雨，寒园之内，正有一番奇景呈现。在凉亭当中，雍王悠闲地看着棋盘，小顺子坐在对面，神色平静地放下了棋子，示意雍王该轮到他了；而在凉亭之外，一个白衣书生正在草坪之上，四肢着地，扮成坐骑，在他身上，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女孩正用娇嫩的声音喊着：“驾！驾！爹爹快跑。”

这一年来安心静养，我已经全然恢复，虽然还是显得文弱单薄，但容光焕发，已经不是那种随时就会断气的苍白模样了。不过当了一炷香时间的“马”，也已经是气喘吁吁了，只得告饶道：“蓝蓝，爹爹已经不行了，你也不想累坏爹爹，没人给你念骏哥哥的信吧。”

柔蓝乌溜溜的眼睛转了一会儿，终于点点头，从我身上滑了下来，奶声奶气地说道：“爹爹，我要去看公主娘娘。”

我笑道：“今天不行，过几天如果王妃去看公主，我请她带你去好不好？”



柔蓝撅着小嘴道：“公主娘娘都说蓝蓝可以经常去看她呢！”

我微微苦笑，这可不是我们说了算的，自从公主在无尘庵清修之后，她和韦膺的婚事也就拖了下来，皇上没有取消赐婚，可也不再逼迫公主完婚，只苦了韦膺，既不敢娶妻又不敢要求大婚。我和公主的流言也传了几日，可毕竟我和公主从不见面，所以在雍王的打压下，又没有太子的推波助澜，流言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

其实我想雍帝可能也听到一些风声，可是我和长乐既没有私情，也没有见面，他总不能因为长乐可能对我有情而处罚我吧？只不过，我经常会想起长乐公主，一幕一幕地回想仅有的两次见面。后来雍王妃常常去看公主，而柔蓝也常常被王妃带去，这一点倒没有引起什么是非，谁不知道雍王妃将柔蓝视若己出。谁不知道世子李骏在幽州，每个月必定派使者进京向雍王述职，而使者每次必定带来一些小女孩的玩具和一封书信，所以柔蓝在大雍宫廷的出现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长乐公主喜欢柔蓝，大家只当她膝下空虚，所以喜欢小女孩儿罢了，虽然也有人想到“爱屋及乌”的可能，但是谁也不敢把这件子虚乌有的事情搬上台面。而且为了见柔蓝，长乐公主一年倒有半年住在宫里，柔蓝若是总到无尘庵去看公主，这倒会让人担心公主是否和雍王走得太近了。因此，就连长孙贵妃也对柔蓝十分疼爱，有时还会把柔蓝留在宫里几天。柔蓝也见过雍帝李援，李援也很喜欢这个精灵淘气的小丫头，这样一来，更没有人敢多嘴多舌了。

听雍王妃说，这一年来，公主气色大好，不仅常常欢笑，而且在雍帝和长孙贵妃面前也是神色开朗，两人见她这样，反倒觉得不必急于迫她出嫁，让她郁闷不快。如果说还有什么让她不乐的，大概就是韦膺的柔情攻势吧。因为对于韦膺和公主的婚事，皇上和长孙贵妃都乐见其成，所以长乐公主就不免时常和韦膺“偶遇”了，公主自然是心中不乐，我也有些犹豫是否要继续保持这种暧昧的关系。前些日子，我想既然韦膺痴心追求，我不妨冷淡一些，若是公主能够匹配佳偶，我也可以放下心事了，因此一个多月没有让柔蓝进宫。谁知雍王妃很快就对我说，这段时间公主情绪不佳，